

春琴抄



谷崎润一郎

① 谷崎润一郎 著 竺家荣 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春琴抄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琴抄 / (日) 谷崎润一郎文 ; 竺家荣译. -- 北京 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2
(雅众日本文学·谷崎润一郎系列)
ISBN 978-7-5596-2805-3

I. ①春… II. ①谷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8579 号

春琴抄

作 者: [日] 谷崎润一郎
译 者: 竺家荣
策 划 人: 方雨辰
特约编辑: 陈希颖 吴志东
责任编辑: 管 文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24千字 910毫米×1260毫米 1/32 6.5印张
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805-3
定价: 4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

目 录

春琴抄 1

刈芦 85

吉野葛 139

春琴抄

春琴氏，本名鵺屋琴¹，生于大阪道修町一药材商家，
歿于明治十九年²十月十四日，其冢位于市内下寺町某净土
宗寺院内。前不久，我路经此地时，忽萌生借此机会去拜祭
其墓之念，于是进得寺内，请僧人指路。

“鵺屋家的墓地在这边。”杂役僧带我去正殿后面。
只见一簇山茶树树荫处排列着好几座鵺屋家历代祖坟，独独
不见春琴之墓。“多年前，鵺屋家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女子……
她的墓在哪里呢？”我描绘着春琴的模样问道。杂役僧略加
思索，答曰：“如此说来，那边高坡上的说不定是她的墓。”
随即引我朝东面的阶梯状陡坡走去。

1 鵺屋：日本姓氏。鵺，即伯劳鸟。

2 即公元 1886 年。

众所周知，下寺町东侧的后方高耸着一处高台，上面建有生国魂神社¹，这陡坡便是由寺院内通向那个高台的斜坡，那里是大阪市内难得一见的树木繁茂之所。琴氏的墓就建在那斜坡中段一小块平整出来的空地上，墓碑正面刻有她的法名“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”，背面刻的是“俗名鵠屋琴，号春琴，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五十八岁”，侧面刻着“门生温井佐助恭立”的字样。尽管琴氏一生没有改娘家姓，但由于她与“门生”温井检校²过着事实上的夫妻生活，故而其墓稍稍偏离鵠屋家祖坟，另择一处安放吧。据杂役僧说，鵠屋家早已没落，近年来鲜有族人前来祭扫，即便来了也几乎不来祭奠琴氏的墓，所以他没有想到这个墓会是鵠屋家族人的。

“如此一来，这亡魂岂不成了无缘佛³吗？”我问道。杂役僧答曰：“不能说是无缘佛，有一位住在萩茶屋那边的七十岁左右的老妇，每年都会来祭扫一两次。她祭扫过这个墓之后……”他指着春琴墓左边的一座墓说，“你看，这里不是有块很小的墓碑吗？她还要给这座墓焚香供花，请和尚

1 生国魂神社：大阪最古老的神社，现在是著名旅游景点。

2 检校：盲人乐师最高一级的职称。

3 无缘佛：指无人祭扫的坟墓。

诵经的费用也是她出的。”

我走到杂役僧指点的小墓碑前，只见其碑石只有春琴墓碑的一半大小，碑石正面刻着“真誉琴台正道信士”，背面刻着“俗名温井佐助，号琴台，鵑屋春琴之门人，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八十三岁”。原来这是温井检校的墓。关于那位萩茶屋的老妇人，后面还会谈及，此处暂且略过。只是此墓比春琴的小，且碑上刻有“鵑屋春琴之门人”，足见检校死后也要恪守师徒之礼。

此时，血色残阳刚好红灿灿地照射在墓碑正面，我伫立于山丘上，俯视展现在眼前的大阪市全景。想来这一带早在难波津¹时期便是丘陵地带，朝西的高台由此处直通天王寺那边。而今，煤烟已熏得再不见葱翠草木，高大的树木皆是枯枝败叶，积满尘土，好不煞风景。当初修建这些墓地时，想必是苍松翠柏，满目苍郁吧？即使是现在，作为市内的墓地，这一带也属于最幽静、视野最开阔之地。因奇妙因缘而相伴一生的师徒二人长眠于此，俯瞰着暮霭下屹立着无数高楼大厦的东洋最大的工业都市。然而，大阪已今非昔比，检校在世时的模样早已无可寻觅。唯有这两块墓碑，仿佛仍在

1 难波津：大阪港的古称。

相互诉说着师徒间的深厚情缘。

温井检校一家信奉日莲宗¹，除检校外，温井家的墓都建在检校的故乡——江州日野町的某寺院里。唯独检校背弃祖辈的宗旨，改信了净土宗。此举乃是出于殉情之念，以便死后也守在春琴身边。据说早在春琴生前，师徒二人就已商定了死后的法名、两块墓碑的位置及比例等。据目测，春琴的墓碑约高六尺，检校的碑高似乎不足四尺，两块墓碑并排立于低矮的石坛上。春琴墓的右侧种有一棵松树，葱绿的枝叶伸向墓碑的上方，恰似屋檐遮盖其上。在那松荫未能遮盖的左侧两三尺远的地方，检校的墓犹如鞠躬般侍坐一旁。见此景象，不禁令人推想检校生前侍奉师傅时那恭谨有加、如影随形的光景，恍惚觉得这石碑有灵，今日仍在享受往日的幸福一般。我在春琴墓前恭恭敬敬地跪拜之后，伸出手去抚摸检校的墓碑顶部，在山丘上逗留良久，直到夕阳隐没在大都市的远方。

我近日获得的一些书籍中有一本薄薄的线装印本，书名是“鵙屋春琴传”，约莫三十页，以四号铅字印在和制抄纸²上。

1 日莲宗：日本的佛教宗派，镰仓时代成立，创始人日日莲上人。

2 和制抄纸：不使用黏着剂，将葡萄、瑞香等植物的浆液过滤而成的纸张。

此书乃是我知晓春琴其人的端绪。据我推测，它应该是徒弟检校在春琴三周年忌时请人编写的师傅传记，为的是送与来客留念，故而采用文言文写就，且以第三人称称呼检校。不过，素材无疑是检校提供的，或将此书的真正作者视为检校本人亦无不可。

此传所载：“春琴家，世代称鷺屋安左卫门，居大阪道修町，经营药材，春琴父乃第七代掌柜也。母繁氏，出身京都鷺屋町迹部氏家，出嫁安左卫门家后育有两男四女。春琴为次女，生于文政十二年¹五月二十四日。”又曰：“春琴自幼颖悟，姿态端丽优雅，其美无可比拟。四岁习舞，生来知晓举止进退之法，举手投足婀娜多姿，虽舞伎亦不能及。其师常啧啧称奇，喟叹曰：‘嗟乎！此女以其才其质，可期扬娇名于天下，然生而为良家女子，不知谓之幸焉？不幸焉？’且自幼读书习字，长进颇速，竟至二兄之上。”

倘若这些记述出自奉春琴若神明的检校之笔，其真实程度不知可信几分。不过，春琴天生“端丽优雅”之句，确有诸多事实可以为证。彼时妇人的身材大都低矮，据说春琴身高亦不足五尺，面庞及手足均小巧纤细。从今日尚存的一张

1 文政：仁孝天皇的年号，文政十二年是公元 1829 年。

春琴三十七岁时的照片来看，她有着一张眉目清秀的瓜子脸。那妩媚柔美的五官，宛如用纤纤玉指细细捏就一般精巧玲珑，仿佛随时会消失不见。由于这照片毕竟是明治初年或庆应¹年间拍的，相纸上星星点点，就如记忆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一般，故而给人留下了如此感觉吧。不过，从这张朦胧的照片中，除了可以看出大阪富商家女子的优雅气质外，她给人印象浅淡，虽容颜美丽却缺少个性。说到年龄，若说她此时三十七岁自然不错，但也未尝不像二十七八年纪。

拍这张照片时，春琴氏已双目失明二十余载，但看上去并不感觉她已失明，倒像是闭着眼睛。佐藤春夫²曾说：“聋者看似愚人，盲者看似贤者。”只因聋者每当听人说话时，会蹙起眉头，张口瞪目，或斜首或仰面，给人呆头呆脑之感，而盲人则默然端坐，低眉垂首，宛如瞑目沉思，俨然深思熟虑者，故有此说。不知此说能否适用于一般。恐怕是由于我们已经看惯了佛或菩萨之目，即所谓“慈眼观众生”的慈眼乃半开半闭，便觉得闭着眼睛比睁着眼睛更为慈悲、吉祥，有些场合还会生出敬畏吧。也许是因为从春琴那紧闭的眼睑

1 庆应：日本年号，指公元1865年到1868年期间。

2 佐藤春夫（1892—1964）：日本小说家、诗人，著有《田园的忧郁》等作品。

中也能感觉她是一位非常温柔善良的女子吧，看此照片时竟如瞻仰一幅古旧的观世音菩萨画像般，隐约感受到了慈悲。据说，前后都算上，春琴的照片也只此一张，因为在春琴幼年时，摄影术尚未传入日本，而且拍这张照片那年她又遭遇意外之灾，而后绝不留影。我们除了借此张模糊的照片来想象她的风姿容貌外，别无他途。

看了以上说明后，读者眼前会浮现出一副怎样的容貌呢？恐怕只能在心里描绘出残缺不全的朦胧形象吧。其实，即使看到这张照片，春琴的形象也未必会更清晰。说不定，照片比读者想象出来的更加模糊也未可知。想来春琴照这张照片时，即三十七岁那年，检校也已成了盲人，因此可以认为，检校在世时最后看到的春琴容貌应与这张照片相近。那么，检校晚年时留在记忆中的春琴模样，会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象吗？不然就是检校借想象弥补着那渐渐变得淡薄的记忆，从而一点点虚构出了与春琴迥然不同的另一位高贵女子吧。

《春琴传》接下来记述：“因而双亲视春琴如掌上明珠，唯宠此女，其余五兄妹不能及。春琴九岁时，不幸患眼疾，不几日，双目完全失明，双亲悲痛万分。其母怜惜爱女遭此不幸而怨天尤人，一时如癫若狂。春琴从此断弃习舞之念，

专心学习古筝、三弦琴，发奋钻研丝竹之道。”

至于春琴究竟患的是何种眼疾，书中未说明。传记中的记载仅止于此，但检校后来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：“正所谓树大招风！只因师傅才艺容貌出类拔萃，一生之中竟两度遭人忌恨，师傅如此命运多舛，完全是这两次灾难造成的。”联想此番话，似乎其间另有隐衷！检校还说过：“师傅得的是风眼¹。”据说春琴自幼娇生惯养，难免有些骄矜，但言行举止极其可爱，对下人十分体贴，加上个性活泼开朗，与人相处和睦，兄弟姊妹亦友爱无间，受到全家人的喜爱。只有小妹的乳母不满春琴父母偏向此女，一直对她怀恨在心。众所周知，风眼这种病乃是花柳病菌侵入眼黏膜引发的，因此检校的言外之意是这位乳母用某种方法致使春琴双目失明。不过，难以判断检校此话是握有真凭实据呢，还是他个人的猜想。从春琴日后的火暴脾气来看，不能不让人猜疑或许就是这一事件改变了她的性情。不仅如此，检校因过于同情哀叹春琴之不幸，言辞间往往不知不觉流露出中伤、诅咒他人的倾向，所以不可完全相信他的话，乳母嫉恨云云说不定也只是检校的臆测而已。总而言之，我在此有意不究原因，

1 风眼：淋菌性结膜炎在日本的俗称。

只说明春琴九岁时已双目失明足矣。

传记还称：“春琴从此断了习舞之念，专攻古筝、三弦琴，立志于丝竹之道。”换言之，春琴之所以移情于抚琴，乃双目失明所造成。据说她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天分其实在舞艺上。她常常对检校诉说：“夸赞我古筝和三弦琴弹得好的人，是因为不了解我。要是我眼睛能看见，绝不会移情于琴的。”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“在我不擅长的琴曲方面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他……”，由此可窥见她自负的一端。不过，这些话也可能被检校多少润色过了，至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：检校听到春琴一时兴起随口说的这番话，感慨系之并铭记于心，为美化春琴而赋予其深意。

前面提到的那位住在萩茶屋的老妇人，名叫嶋泽照，是生田流¹的勾当²，曾殷勤侍奉过晚年的春琴和温井检校。据这位勾当说：“听说师傅（指春琴）舞艺非常好，而古筝和三弦琴也是从五六岁时起跟着春松检校学艺，而后一直勤学苦练，因此并非失明以后才改学丝竹的。听检校说，良家女子自幼学艺是当时的习俗。师傅十岁时，便能记住《残月》³

1 生田流：箏曲鼻祖之一，创始者是京都的生由检校（1656—1715），主要在关西流传，着眼点在乐器而不在唱。

2 勾当：官阶次于检校的盲人乐师。

3 《残月》：生田流的箏曲之一，作曲者是大阪的峰崎勾当。为追悼弟子之死于一周年忌时所作的祈福曲，后广为流传。

这种高难度的曲子，并能独自用三弦琴弹奏出来。可见，在音乐方面，师傅也具有凡人不能企及的天赋，只不过是双目失明后丧失了其他乐趣，便对此道愈加精益求精，刻苦钻研了。”此说大抵属实，说明春琴的真正天赋原本就在音乐方面，而她在舞艺上到底造诣如何，反倒让人生疑了。

虽说春琴刻苦钻研音曲之道，但她本是不愁生计的富家千金，起初并未打算靠此艺谋生。后来春琴以琴曲师傅自立门户，乃其他原因所致。即使自立之后，她也并未以此为生，因为每月道修町的父母会送钱来，其数额绝非教授琴曲的收入可比。然而，这么多钱依然不足以支付她奢侈铺张的开销。这说明初时春琴并没有考虑到将来，纯粹是出于自己的喜好钻研技艺，其天赋才华加上后天勤勉的助力，使她进步飞速。

“十五岁时，春琴已是技艺超群，即便在同门子弟中，也无人可与春琴比肩。”这一记述应该是真实的。

嶋泽勾当说过：“师傅常常自豪地说：‘春松检校是一位要求极严苛的先生，但我从未受过他的斥责，反倒多次得到先生的称赞。每次去学艺，先生必定亲自给我示范，非常和蔼耐心，所以我完全体会不到别人惧怕先生的心情。’师傅没有尝过学艺之苦，却达到如此高度，正是师傅的天分使然啊。”